

慶陽新堡國成績最好

情願事。如友人贈給的木不多，已不與地主爭；而漁漁三類村人，因南前二角地事，又如在友屬的地主×××兩家，在和佃戶算賬不好的，還可以暫不交租；租子全免的也有，如一區李××和地地主李某，多年陳租及新租約五十餘石，因收成不好完全給佃戶免了。但也有一些不明大義的地主，不願意照政府法令減租，如一區四海地段方後，佃戶李玉強他七十畝地，原租銀兩石三斗，又給他寫了五斗欠租，而他還威脅李玉說：「你若同公家說了，我馬上就要叫你看國書。」此種現象將受到減租委員會制裁。

元城區湧現優秀幹部

【本報蘭溪十四日電】華池縣溫台區三鄉支部是一個模範支部。本年夏徵公糧代金規定十天完或先任務結算七天即完成。此次秋徵任務較重，支部即於最早：主要是由於支部的保證起了很大作用。在秋徵中共開過兩次支區長收糧細賬小斗十八石七斗，後來影響了很多鄉黨報，從徵起他就天天幫助鄉長，五更半夜的忙來忙去。他在工作中心注意宣傳，注意政策的正確執行，傾聽羣衆的意見，他是鄉參議會的議長，羣衆都說：『鄉長是個好人，辦事公道』。當鄉長和他談起工作時候，他毫不吝嗇地表示去『我能做到的事我盡量去做』。李昇同志的確就是這樣一個熱心工作的積極份子。模範黨工委部。

【本報蘭溪十三日電】元說公道話，誰不實報的揭發出來，便使村調查完成。又如一鄉二村派同志，不僅僅趕去影響羣衆實報，並供村居民的側面材料，使村的調查更加徵調查時自己先登報，催收羣

社魯中八日聞：『十月中，我清東區展開激烈的反戰。直至目前，反『清剿』鬥爭猶在進行中。茲爭情況探誌於後。』

無銀的，有七十六家，佔全體居民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徵工組進行調查並不費力，很快就完成了。許議徵收也很公平，入倉甚快。一到會計賬員調查完家裏，就給予款發傷後，即轉至外線繼續打擊敵人。敵日後，故主又「骨刺」手也。

（二）我清東黨「爭」的經濟教訓，適能令聲譽擺佈，適敵以重大之殺傷。敵即派專人幫助該區

地（結）七千餘家，開始向我清東縣光、張店、子、惠民等沿路經過據點，均不停留，接近我軍時，先擊東縣子，與張景平駐略有接觸，繼即與我中心地區卅里外開始「鐵壁合圍」，向內推進壓迫，當即與我中心地區發生敵後，故主予款發傷後，即轉至外線繼續打擊敵人。敵日後，故主又「骨刺」手也。

努力學習
的偏向，結果，計秋季七名

一也

葭縣駐軍掀起學習熱潮

【本報三邊十三日電】鴨綠一團從本月一日起開始進行突擊月準備迎接即將召開的該團第三屆黨代表大會，現正由員全體幹部收集材料總結三年來的部。此次大會着重在檢查三年來的部隊工作，並根據整風精神進行學習和思想三方面來檢查。

在每個幹部，已寫出詳細總結分寫，規定連級以上幹部每人寫自傳；司令部並提出了關於提高連營中工作、生活、及服有調動等姓名。

【本報三邊十二日電】三邊駐軍「鴨綠一團」過冬準備已完成。該團自十一月十日起即發動戰士下鄉打柴至月。

底任務全部完成。每連數百期四萬餘斤，少三萬斤，總計全團打柴餘萬斤，以目前市價每角計，約節省十餘萬元。

計數者報三十二不成團。

【本報三邊十三日電】「鴨綠一團文娛工作所」該團原有之塞風球隊，

努力學習

『本市訊』日本工藝學校學員自士兵、反戰團會議結束後，即努力學習，進步極速。現日本第一師團已上完政治部份，最後一次講義爲「如何軍部法西斯作準備」，聯共黨更已上完第二黨政治常識已講到社會之商品生產一段。同學共產主義者同盟員正在討論「西北戰中來八路的一文」，又同年九月在晉西北戰中來八路的室根、大村、金井、西村等同志，在此發揮的感化下。很快的習慣於學校生活。開辦校決自二十日起舉行測驗，以總結本期的學習成績。學員們正在加緊準備中。

北

十一月十日的下午，我由甘泉宮回到老莊鄉政府，天已黑了，外邊風刮得瑟瑟的北風。天將明時，風雖然歇了，但毛氣卻變得異常的寒冷。我們正在政府的炕爐上睡得很舒適的時候，忽然門開了，進來一個穿短黑褲的滿臉紅紋的老頭。他上唇鬍鬚上的清鼻涕，已變成了冰花。

「政府有了事情，我總是睡不著。」他撲一下躺上的被窩，笑著對我說。

這就是滿堂議員白生祥老爺了，已經五十七歲了，亮着兩隻天鵝似的眼。

「我聽政府上五里遠的羊圈窩子村裏開議會的。」

當天參議會上，縣長接到「今年徵糧要細心調查」的意旨說：「六位參議員！還不是樣子事，不如兩個把短流籠的給家分開，反而使他們痛快些。」但白議員却表示很不滿意。他說：「我們不要怕麻煩，不問軍事，只要糧糧還對好。」最後竟將大青告「我們場上壓負扣馬糧車三萬三千斤」的時候，四五六議員又大搖其頭說：「現在在軍部結了，割不下糧來多。」

「白老先，生解鄉道：我們這裏馬蘭的幾點寒料；」

「對，事勢如此，八九位議員的話。」

第二天上午，縣政府會計就對村河會說：「我軍要農民，在拿錢，馬蘭草。這道一來的。」

我們走到生祥家，

人民意志與超越

「本報觀者在日本所見之暴力與壓制下平等之地各大都市充滿着奴化思想放蕩離群的活動。嚴正所屬各種雜誌刊物，內容大抵可分爲以下幾種：

一、敵之武斷宣傳與反文化思想。自日本公告起至大小漢奸之言論皆屬之。此種一大東亞主義，「新民觀念」等流麗言論充滿各極出版物，即本文雜誌的首頁，亦必載一治安強化宣言。

二、敵之經濟宣傳。如敵之津等地經濟出現（如敵所主倡之女優與娼妓學談會等）三、敵想思想與抑鬱憤激情緒之暴露。此多見之於一部份文藝作品中，這是敵佔區刊物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一部份。此種文藝作品，在敵刺刀尖下得以印行，當然不會有什麼敵偽黑暗政治的藝術。什麼作品主題，或採取都市勞苦階級人民之貧苦生活，或描寫上層漢奸統治階級的人們憤憤之情，可憐的一篇作品。

三、在造成人們對滿鐵的，是最高風量的，最美麗的，我真正看到現在這點所謂人類的愛着

建立協助村長值日制度

一關於此次抗戰，我黨對於政府工作的積極關心程度，業較過去大為提高。新案二區三號參議會會中，在蔣委員與陳聯興、盛丕生、張君勱勳下，創舉了輪流村事務員制度，村事務員由各戶輪值担任，直接受村長的指示，協助村長接洽民眾（如糾集兵丁負責，上鄉公王，在這次工作

楊士典當場承認錯誤，並將該鄉之漲稅全部退還交發。該鄉鄉長在清查前曾蒙督辦批駁，最近該區四六兩鄉正推選代表，準備籌算兩個鄉的代表主任的經濟賬目。該區四六兩鄉長穆公王，在這次工作

排，保證不廢不。三地方官應維持。(四)靜縣縣因都得不到南北大車路三條鄉各鄉長關係，一致的通過關係，保護釐苗苗著，切實貫徹實行。

有統制問題
一中央社
多因早枯死

的人代
望。(自衛
沒有特
(五)
案討論
審軍民
開放
，縣

工作，特加注意，謹制定各縣區清鎮保衛
年二月開始利用各縣巡警
陳地、河岸、道旁、荒山營
造，以資省費方六十八區為
造林範圍，其應植株數規定
為每縣三千株，每中五區校
一千株，每中心學校五百株
，每合作社五百株，每戶五
株，共計造林額達數二七
、七六八、〇四〇株。
中央駐黔十五日電

雲南合作金庫籌備處，現已
儲各縣籌備

固臨

助外來

「開闢航
本縣外來
特向各區
同臨鎮區
共七千元
儲各縣籌備

陽十四日電：豫省本年春夏
設廳爲謀補救此項損失，

總，詳制定各縣區鎮保衛
 各縣區鎮，
 力六十八縣爲
 道旁，盡量營
 植樹株數規矩
 每中等學校
 心學校五百株
 每株，每戶五
 百株，
 區二七
 共七千元
 領各區幹部

家戶之間

清澗農村風習研究之一

洪彥霖

清溝很多的村子須都聚居或大或小的宗族，其中大點份村子還因為居住其地的宗族姓氏而得名。在這裏，宗法社會的舊習，尙根深蒂固，不過，因為貧苦革命的洗滌，和以前比較起來，已有了些許的改變了。

在鄉村中，地域觀念與門戶之見，到現在還很濃厚，所謂：『寧在一堆，必是一窩』，『好狗圍三家，好漢圍三村』；『至死是家人，親死是外人』（即貫家人不管怎麼壞，總是自己人；外人不論何等可親，究竟還是外人）。由於同一宗族常聚居一村或相毗連的數村之故，地域觀念與家族觀念有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舊時工作，大村散居小戶，小村，強戶散凌弱戶的惡習，在現今大戶，落硬比較薄弱的地方，還有其殘餘的存在。例如過去有的地方，在戶設法誠罰自己族人的負担，却把他人的負担加重點；在大戶中，大戶的人以多數選票故意排弄小戶內的某些『目標』，擁他們上台。而多數數人尚存包庇現象，也以發現於族內者居多。

共有一個『立祖』的許多同姓人家，不管到現在已怎樣疏遠，總是相互誦爲『同宗』的。在清溝，師、惠二大族就是如此，所謂『師、惠不分戶』。沒有同一『立祖』的，雖同姓却不互認同宗，如劉、高、黃、王等姓是。然而，即在同一大宗族之內，還嚴格支配着『親親疏疏』的觀點，『五服』以共有同一高祖爲範圍（『親親疏疏』的親近，五服以外，則是較疏遠的）。

在同宗節節內，出入相往，守望相助的舊俗，尙沿留迄今，從宗族生活中，人們可以『凡事都有個族援接近』的原則得到本族的援助；茲舉例加以說明：（一）農村中土地的输出與進，賣主或出典及遠而較最近的一家有優先權，如退還一家放棄，則由近及遠而輸到第一家。訂立土地買賣的契約時，一定要賣主族內最接近的一家作『訂立人』，在約上簽名。否則同姓人可以干涉，翻約，所謂『人命有約，土地有代民』（註）。又土地出典於外姓者，一年後族內另家可以代原主主題回；若出典於族內別房，則近房的人可代爲贖回。（二）嫁老孤獨之人，族內人要輔助維持其生活（以前農村中有些不力事生產的二流子在本地本村中賴得吃，今已稀見）。（三）『過事情』時錢、糧不夠，可向族內切近之家借用，『將來家裏發，拿不出財禮』，可出切近的一家或數家借贖，問來是否贖還，則當事人月後的光景如何而定。青黃不接時，可從族內獲得無利的借糧。（四）農忙時，可從近族內獲得無酬之互助。（五）族內有那一家人『過事情』，切近之家必須派人幫忙辦事，若是娶或嫁，必由最近一家之數人必須與人報送親人。（六）平時如見族人與外族人打架，一定要上前勸解，不覺是非曲直，不能叫自己人搶眼前之勛。這樣，親戚兄弟另過他姓，身亡後要抬回，及爲出嫁女兒報喪時，大家都要出力助費。（八）在反對外族人的鬥爭中，本族人要堅決地站在一條戰線上全力互助，決不能寬容或置之即南方所謂『手贊同裏贊』，如今夏新寨村區馬家有人到延安控告外姓人，族人即援抗之例爲他代辯。（九）孤獨無後之人身亡後，切近之姓即須代當孝子，墊出一切費用，替辦『娶終』（十）外村之同姓人來本村，如本村無切近族人即照房人，也要請他到家，供膳宿。（十一）族內一切買賣借貸講合同訂契約，均本互互惠助之原則，以後族內如有人搶劫、傷害人命或其他犯法之事而犯人逃跑了，則切近之家就要受累，所謂『家裏家，戶累戶』。這也要依照『援近接近』的原則（民國初年捉逃兵，在這裏便是如此）。若是那樣家同樣切近，則在幾家中找一有錢的作爲助家了。『有肉的血頭好相幫』。近年來，這種習氣已轉變過來了。又，按舊俗，一家之內，爲父的借下的債或做了虧人的事，不管他在世與否，其子有代爲清償與與繼承的義務；而認爲不肯的兒子在外借用的錢，爲父的却可以不要。

在平時，家戶之間有如下禮習。稱呼：父親稱爲爹爹，祖父依其排行稱爲二爹爹、三爹爹等，祖父稱爲爺爺，叔叔稱爲二叔爺、三叔爺等，祖母稱爲婆婆，曾祖父稱爲爺爺，曾祖母稱爲婆婆，高祖稱爲老爺爺，高祖母稱爲老奶奶。

兩個死
(續完)

孫健秋

都要上墳祭祖。以前，距族內那一家有子孫不肖，技藝人，都可以教訓，甚可以以黑壓黑，近來，這樣作的極少了，有些老家人說：「潮潮的罷了耳矣，勸不了。」以前如有果有要娶與某人商討，若他父親在，必要先找他父親商量，這叫作「有父不妄子」，兒子出外有事，必先向父親請示，現在已經不問了。族內有婚嫁，必先去買單，參加拜祭。在婚禮的第二天，新人祭祖畢，各長輩輩人要挨次列坐廳下輩的人（除新人外，其他下輩人也參加）叩拜。族內有了新媳婦或新開玩笑，各切近之家都帶茶喫飯一次。翁對子媳或姪媳不能開玩笑，而且不能在她們面前向他人取笑，不大必要時，他不大向她們拉話；但翁與子媳却可以同座；以前翁可打媳，今則不可；兄與弟媳不多言，若年齡相近，不可同座；弟與嫂可接近，而且「老嫂頂母」，在這情況下可同座。

「國有本家章有譜」，各宗族內都有家譜——宗法社會的世系表。家譜上按照嚴格的輩分與宗派記載，族內各人的姓字，生卒年月，功名履歷、祖墳墳地等，由本族出過他姓之女人不列入，但自外妻來之女人即本族人之妻媳，亦列入，而且註明生幾個兒子。家譜由輩人推選族內新增字對衆事關心之人保管，各門的人經常去查並添上新增之人（長大的兒孫及迎來的新媳婦）。新生之人，起名字不能與家譜上的已有名字有一點雷同，否則，「會使後輩人折壽的」。大族中因單份子門較多者，家譜已逐漸被遺忘或年譜失修，但也有加以重復的，如東馬場大族今年從實出境樹所得二十萬元中抽出千餘元重修家譜，費時一月餘。

在這裏，家戶間沒有定形的或公推出來的族長，但事實上族內有被稱為「父老」或「老輩子」的人，他年長，輩份高，能幹，在族內有威信，族內有糾紛，常隨他評判，有時他還可以責罵犯錯之人；當本族與外姓進行鬥爭或訴訟時，一切也由他牽制、指揮。

到現在，發覺「養子」之風仍盛，養子有繼承權，須認養子之子之「養孫子」這個問題上的風習及其轉變如下：

一個問長

余志平

兒多麼，而趨向於豪華心愛的（本外姓人）就是遇別人不喜歡，也認爲外甥最好，因爲（外甥總是一個山上下來的水）；其次，還要注意對方的「門風」（即門面）。（二）如老二有兩個兒子，其中一人已婚與老三，後來老二自己又娶了，則過繼給老三的那個兒子不能回（但可作爲「頂門戶」的，分財產時可分兩份），但生下兩個孩子後可還給老二一個，這動作「借子還孫」。此外有的人找不到過繼者，當養子時也有找一侄孫爲嗣的。（三）張姓子過繼於李姓，張姓家族中「過繼書」可以回來（如李姓也有同樣的事，則要參加李姓的），還可以回來祭祖、上墳，那姓分家時，他還可以分得較少的一份財產。其親生父母喪亡時，他還須回來當孝子，喪事所用的錢是否分担，由他自己留不住。（四）有的人未到家抱養一男孩，使以後親生之子可以留家，他使同切近之家抱養一男孩，使以後親生之子可以留家，但養子大了也不回去。（五）孤寡者身亡後無子時，繼子就變成了一「空門產」，這時族內即須派人給他「開門」，承那一份「空門產」。空門產有時有人爭濟要，但也有少數人認爲「黑門財」——即空門產——不是人得的，以爲得了不祥，接收空門產時，要投族內有關係的人立契，甚至十三歲的人死後，也有給「開門」的，說是「上居十二」，而駐紮近地之抗日戰士也有回家接受「空門產」替人「開門」的。

近年來，幾輩不「另開」的大家庭更見稀少了。大家庭內，妯娌不和，小姑吵鬧，常引起兄弟不睦，而各人動做不一，也易致誤忌猜疑。據老年人看來，弟兄不睦的，約居三分之一以至半數，所謂「親成義難離，弟兄高打牆」。又在某些後代的人看來，大家庭在募兵與征果進稅時，要多出人與多「累」一點，不若早些「另開」好。弟兄分家，有如習俗。分財產，基本上要依照「子」子孫兒，個個有份」（女子無權承繼），但由於宗法社會尊重「長子之權」的影響及長子在家庭的增進上居功較多，所以

因析產發生爭執打架鬧起鬨(原因是長子參加管理財，分了些地塊)，但近來已不多見了。分家時，「出路(廬所)大門不分」(「分單」上加註明)；「碾、磨不分」，分單數張要合起來寫上聯號字。分家後，父母供養兩孫：(甲)多數是由各家以十日、半月或一月間輪流供養，若日後那一家光景特別好，就多在他家停，家景得之土地中各抽若干兩，老人亡後歸還(較多)，或在先留下婆老地(較少)。分家那一天，弟兄合作捏扁食水餃(分開煮來吃；分家後後，各人之岳父要分別給他買足份的碗筷，做他們「添人口」。

分家以後，各家在敬「添家親」(祖先)一事上還是共同的；和他處一樣，幫祖先行祭祀牌位與拜墳植樹。

在這裏，只有少數家族有安放祖先牌位的祠堂(又「家廟」)的，多數人家是將牌位放在墻壁上打成的小洞內，城內的人有的將牌位放在樓上，遇過節或平時吃東西時，就先盛少許到牌位前祭拜。敬祖先的食品內不靈，說是「鬼不吃鹽」。祭拜牌位，燒表不燒紙，這是靈的短規。祖先的牌位是木製的，安放牌位以前，必須過「點主」的典禮。點主時，孝子要請一個「買孝爺」(前清貢生)與四個隨生來，然後他抱好的木牌位一同祖先點地。木牌上寫祖先姓名及神主二字，神主及主上各執一點。到了墳地後，買老爺端坐在上，隨生旁立孝子抱木牌，俯首行至貢生前，在跪生後隨禮與孝子跪下，買老爺拿紅絛砂筆在各執一點的碑主二字上各加上下。點主時，過「三天」事情，以前是被認為大喜事招後要特別豐盛，每次點主至多只能點三輩認爲，活老也可先挑「點主」。不給祖先點主的人，以前是惡家說笑話，而今已不見點主之事了。

這裏每年月上墳的次數是沒有限制的，正月初七、十、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臘月廿八九及其他節令可去，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這

上墳，不時上墳要大家領着一個小娃去，以便小娃逐漸地習慣墳地所在。以前上墳是從「立祖」以下的墳都要去，而今則多只着重祭拜三從的墳了。在以前，墳地若被族內的人所侵，非但要祭墳叩頭斟酒陪罪那不可，甚至還有要他殺豬的，現在，已不如以前那樣嚴重了。

除了各人給自己墳上的祖先掃墓外，各家族內還有「吃墳會」的習慣，墳會有兩種：一種是「立祖」的墳會，另一種是「空門產」的墳會。前者是族內人憑立祖墳數年久湮沒，於是共同拿族內公獻或公田（如道義石台寺劉家潭是用開秧歌所得之錢）來放債或出租以收其益來作每年上墳之費用；後者是有些無子之人於臨終前抽出部份財產來給族內人立墳會，惟恐非親生之嗣子對他墳墓不關心。墳會上的錢、田、租息較輕，（每年輪換一次）借貸用，道某一年收不到租、息，會長自己也要照賠。每年清明節前兩三天，會長聘辦豬及飯、酒、紙、香等物，這一天族內的男人及新近來的媳婦都要來祭拜，拜畢每人分去一斤肉。以前不來的，每人可得五、六兩，今因貧，每人只得二、三兩。肉錢的，迎來可得五、六兩，今因貧，每人只得二、三兩。肉錢的，迎來可得五、六兩，今因貧，每人只得二、三兩。肉錢的，迎來可得五、六兩，今因貧，每人只得二、三兩。

用，則由族內按戶出錢增添。

最後，應當附贅兩句：對農村中殘留的宗族生活習俗及其轉變的研究，對今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上，有極重大的意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下的家族生活應當採取怎樣的形態，如何以教育方法及法律力量來去除舊習俗中的消極因素，這是我們值得研究的問題。

（註一）即言土地契約常因族內人干涉而翻約，比人命案子變計還多。

十二月五日於清瀾

C=1 $\frac{2}{4}$ 趙 占 魁 歌 用文詞・姚鐵曲

明快・肯定

打 鬼 子 要 拚 命， 做 工 要 賣 力！ 趙 占 魁， 好 榜 樣！

活 兒 幹 得 又 快 又 多 又 漂 亮！ 聽 指 揮， 守 廠 規；

手 藝 教 徒 弟， 學 習 又 努 力。 看 待 工 廠 像 家 庭，

愛 護 像 具 原 料 像 性 命！ 不 想 發 財 不 退 伍，

爲 抗 戰， 不 怕 苦！ 邊 區 工 人 千 千 萬， 趙 占

魁 是 第 一 個 好 模 範！

我悄悄的走到他的背後

「寫的什麼？」

「快完了，同志，還有二百行。」他頭也不抬的問答我。我知道，他是在續寫「滾河歌」。

但這時，就在不遠的地方，機關槍的響聲，突然爆發了。村莊裏的炮火，一個通訊員急急的跑來，告訴我們，敵人已經到了離此三里路的山頭上，和我們的排開接火了。要我們立刻準備出發。我看見，那個年青人，臉色蒼白了，但還迅速的寫了兩行詩。

立刻，掩護部隊在山頭上拉開散兵線，機關槍的噪聲，更加緊響起來。人，牲口，散亂的跑到河灘裏，馬匹狂驚的嘶叫着。什麼人高聲的喊道：

「進溝，向偏坡走。」

天空中忽然傳來沉重的隆隆聲，飛機兩架，在低低的緩慢的盤旋着。人羣立刻散開了：伏在河灘上，樹蔭下，地面一陣劇烈的震動以後，飛機轉了方向。隊員迅速的爬起來，進了溝，向窄僻城前進。

這時，敵人已經佔了背後的頭。我跟着一羣、馬匹走着，我沒有看見那個消瘦

的年青人。

三

此後，一個月的時間，我再沒有看到蔣弱和高謙。我隨着戰鬥部隊，在太行山的單薄滾滾的雲霧的縫隙中，和敵人周旋着，敵人把我們包圍了，我們又趁敵濃重的夜色，從包圍圈中間鑽出來的，在拂曉時，猛襲敵人的側背。隨後，我們轉到外綫，在一個陰陰的夜晚，我們進了敵人的長治飛機場。一把火燒了二架飛機。那熊膽的火機，照得長治城變成通紅，而留在太行山上的敵人，忽然連我們的影子也摸不到，看見那通紅的大火，立刻慌慌張張的撤了回來，但到了長治，飛機、彈藥、倉庫，連守備的敵兵，早已變成一堆灰燼。而那些神出鬼沒的勇士們，也早已走得無影無蹤了。

我想着，在戰鬥結束以後，回到家裏，夜間，像往常一樣，在我的小房子裏點起核桃油小燈，蔣弱、高謙圍坐在我的對面，各人又談有多少次繳着血和火的壯烈故事，讓我以後的心激動勝了。

一個月以後，我帶着勝利

的歡欣回來了，我的院子裏，已長滿了叢叢的野草，

在野草的叢中，則散亂着死

雞和豬皮，一股惡臭直沖進我的鼻孔，突然，我呆住了，我發覺我的小屋子里已變成了一堆瓦礫，我沈沈的，站在瓦礫堆中，我記起前一次被敵人的房子被燒以後，蔣弱說的活來：

「媽的，再蓋新的。」

這一次，當他回來的時候，還會這樣說吧！

但過了很久，蔣弱，高謙，都沒有回來。

一個月後，我坐在滾河的左岸，一個戴眼鏡的矮個的，和我對坐着。他的眼鏡，不時的光下閃爍。他一個死的故事：那是一個月前，蔣弱在敵人的重圍中，他受了敵人的血染紅了，在山坡上，一個青年同志扶他，他伸着顫抖的雙手走來；他突然清醒了，霍的了起來，一看，是自己的志，臉上一現出慘苦的微笑，但立刻又揮倒了。

「走吧，同志，但……」

他一手，並沒有說完，就又昏了過去，嘴裏還還說着什麼似的抖動着，而臉還帶着苦笑。這時敵人就還來了。

「他被敵人帶到太原，在太原。」戴眼鏡的人沉了了一會又說，「但他還有麼話沒有說完呢？」

[illegible]